

活好自己

夏生荷

人,只是为了一家三口的生计,“活好自己,不被人同情怜悯,不成为社会的负担”。

3岁,双目失明,一直未能治愈,眼前仅有一点微光,却干了近50年的木匠活儿,纯手工制作出一张张精巧的桌子、椅子和板凳,这是盲人木匠赵师傅人生故事的开端和发展。

通过摸材质的纹路,赵师傅能分别出拿到的杉树、松树还是栗树;通过听刨刀发出的声音,他能准确地掌握刨、凿、截的分寸。凭借着灵敏的听觉和手感,赵师傅做的桌椅凳子,质量上乘,美观牢固。

靠着木匠这项手艺,赵师傅供养了两个孩子上学读

书。他说,来到这个世间,每个人都得干活,没人能例外。他努力活着,并不是为了活给别人看,而是为了能自食其力,养家糊口,不成为家中的累赘。

想起老家的四奶奶,她生前右手残疾,五指指头内卷成一个肉球,伸展不开,等于只有一只手。她的丈夫,我四爷爷,四十多岁时就离世了,留下了5个儿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8岁。丈夫去世后,5个孩子的吃穿用度全靠四奶奶一个人。寒冬腊月,四奶奶早早起来走到很远的圩埂上去捡粪卖;骄阳酷暑下,她锄草拔稗,一步一个汗窝,累到中暑。

一片。每年夏秋之际,三两头老牛牵引着三两块石碾在偌大的打谷场上吱吱呀呀地转动,来回不停,成为故乡一道永恒的风景。

与石碾“血缘相同”的器具还有石磨和石舂。至今,不少地方仍然在用石磨做豆腐、打豆浆,其形制和工艺流程,许多人都不陌生,而石舂则是难得一见的物件了。

记忆里,老家的石舂由撑架、木碓杆、石碓和石臼几部分构成。待舂的米或高粱等分批倒入臼内,碓杆被撑架支住,碓杆的两端,一端棒

故乡旧时光

祁文斌

长篇小说连载的作家中,能够获得同时期新文学家如此评论与褒扬的,王余杞和他的《海河汨汨流》应该是个唯一。尽管如此,其人其书也已渐为人忘,除近年出版的《天津文学史》和笔者的几部专著,以及学者司马长风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里偶有提及外,在众多各类文学史与小说史中,可谓难觅其踪。

王余杞(1905—1989),笔名隅棠、曼因,四川省自贡市人。他早年在家乡上学,1924年考入北平交通大学,此时受反帝爱国思潮影响,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生活,并由此开始了文学创作。其短篇小说处女作《么舅》发表在刚刚开辟新小说栏目的天津《国闻周报》上,颇受名编辑何心冷的好评,频频向其约稿。1928年,他将在《国闻周报》上陆续发表的小说结集,题名《惜分飞》,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郁达夫为小说集撰序,称之为“力的文学”。从此,他与郁达夫成为好友,经常书信往来。同年,他在上海见到了鲁迅和郁达夫。

自家的收成不够养活孩子们,四奶奶就出门给人编草席、替人挖糖藕、帮人打短工……她努力活着,忙着拉扯孩子们长大,无暇顾及外界对她的评价,好也行,坏也罢。有一年,生产队举行“三八节”表彰大会,被评为“最勤劳女性”的四奶奶上台领奖。她对着台下的村民说:“大伙不用给我鼓掌,也不用向我学习。孩子们的爹没了,做娘的就得这么干,得保护他们,不能饿死他们。”

小何、赵师傅,还有四奶奶,似乎都在不约而同地向外传递一个信息:我们努力活着,并不是为了活给别人看,更不是为了激励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能早日走出困境窘境。如此便会少些抱怨命运的不公,专注于手头上力所能及的事。

人生或许就是这样,一旦为自己而活,活出自我,苦也就没那么苦了,甚至会泛出一丝丝甜来。

着一块石碓,另一端则作为使用者腿脚的踩踏点,其原理与跷跷板类似。靠人工持续踩踏,石碓不断落入石臼,捶打、捣击臼里的粮食,使之破碎、细腻。

石舂适宜两三人操作,各司其职。年长者坐在石臼边,负责间隔一段时间把臼里的粮食翻动一遍,以免黏底,并淘出已舂好的米粉、面粉,换入后续的待舂粮食;年轻人则充当合适的“动力”,负责脚踏碓杆的另一端。由于脚踏碓杆较为吃力,往往需两人一同踩,或者单人轮换着踩。

石舂舂出的粮食细腻、洁白、柔软,香气四溢。石舂舒缓、沉稳而富有节奏的捣击声,像一支古朴的歌谣,回荡着故乡悠长的旧时光。

八十一、先农大院

胡佛,这个执政伊始即遭遇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商人总统”,曾在15年间辗转于天津与世界各国,胡佛是唯一一位在中国发迹的美国总统。

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时,他还是一个每天只赚两美元的拉煤工人;从天津回国后,他已经成为一名腰缠万贯的商界领袖。在他获得的那些中国银元里,似乎只有两笔钱还算干净,一笔是他自己应得的工资,另外一笔则事关天津这片砖红色的英式小楼。

这片历史风貌建筑街区始建于1925年,由四栋三层高的英式联排及独栋别墅组成。大概是秉持着把这里打造成家属楼的设计初衷,片区内的建筑外观类似、内部结构雷同,一层设有会客室及厨房,二楼则分别为卧室、



先农大院建筑局部

如何定家规

张建云

有些人讲话总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比如,有些信佛的朋友,张口闭口都是“加持”“布施”“发心”。我劝其不妨改变一下表达方式,比如将“加持”变成“鼓励”,将“布施”改成“奉献”,将“发心”说成“初心”。这样,就会融入大家。

研习国学家风以来,渐觉讲国学、树家风,须从三个方面下功夫:首先,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其次,要有扎实的国学理论打基础;再次,制定家规要管用和实用。

“管用和实用”,是我一直秉持的家风“两用理论”。给学生讲一堂课,读一篇文,都要占用人家时间,若没有实效,就是浪费人家时间。

孟子曰:“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守约而施博”,意思是用简约、简单的方法来惠及大众,让人家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这才叫“善道”。

如今,我们更需将国学融入日常,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家风家规。你可以不会“子曰”“师云”地背诵国学经典,但能在日常生活里按照国学经典去做,这就是经典的力量。“管用

和实用”的家风家规亦然,使用者无需明白什么是好家风,但只要这么做,就会在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奏效。

比如,家规入门:对父母、长辈、老师、领导和陌生人的称呼是“您”,不是“你”;与长辈、老师打完电话说“您先挂”。

比如,为解决孩子迷恋手机的问题,可确定手机“四不”原则:不进卧室;不进厕所;不进书房;不上餐桌。

再如,为培养孩子安静的素养,可遵照“四轻”规则:轻上轻下(楼梯);轻拿轻放(物品);轻开关(门);轻声讲话。

再如,为控制夫妻间的“怒吼”,可遵循“六字箴言”:小点音,慢点说。或者直接把语速减缓一半——说话速度减半,暴躁脾气减半,灵验得很!

故作高深、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顾左右而言他,是学者师者大忌。时间宝贵,岁月匆忙,降下身姿,让所学融入烟火日常,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过几个月,学生们感觉硕果累累、五谷丰登。此乃国学内涵,此乃家风力量。

投寄本报副刊稿件,恕不能退稿,烦请作者自留底稿。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

启事

或未按反馈,作者可另行处理。感谢支持,欢迎投稿。投稿邮箱:jwbfkb@163.com



解说词

崔明圆 撰文

宅,与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为邻。

1928年,胡佛在他的天津好邻居唐绍仪的帮助下成功入主白宫后,与太太在商议要事时,仍然采用天津话交流。然而曾经给予胡佛无限财富的这片街区,一度变成了鱼龙混杂的大杂院,风采全无。

2013年,经过七年的精心修复,先农大院不仅恢复了红砖坡顶的原貌,更吸引了餐饮娱乐、时尚购物、文博展览等全新的商业业态加盟。

网络新词语

出行恐惧症

董春好

网络上的“出行恐惧症”指的是人们尚未出门旅游,就被各种负面消息“劝退”,从而对即将到来的出行感到恐惧的一种心理现象。

“五一”小长假半个月之前,一些期盼出游的人还在兴奋不已,但在放假前几天,民宿涨价、车票卖光、各大旅游景点人山人海等网络新闻,让部分盼着出行的人产生了“出行恐惧症”,不敢前往热门景点,只能选择“宅在家里”度过假期。

连载

沽水文澜

倪斯霆

三十八、被遗忘的王余杞

民国时期,同为沽上文人,王余杞写作的长篇小说《海河汨汨流》,在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连载,后其单行本于1944年在重庆甫一推出,便引起了新文学家的注意,并给予佳评。如现代著名作家、评论家李长之当年就对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及文学成就给予过极高评价。他在1944年5月出版的《时与潮文艺》第三卷第三期“书评”副刊上曾言:“中国在现代,好讽刺小说固不易见,能写一个地方色彩,运用那一

地方的地道口语的小说,尤为少有。但我们现在却见之《海河汨汨流》。原稿作于七七事变的前夕,内容却也就是作者当时所居的天津的一个剖面。”

随后,他对全书给予如下评价:“全书一方面能反映‘七七’前夕的天津市各方面(包括走私和浮尸那些丑陋而惨痛的记忆),一方面极有线索而不紊乱。二是在这个大时代的变动的写照中,却有一股时时流动着的汨汨的海河,当作了全书的节奏:那代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洋楼和铁桥造起来了,海河仍然汨汨流着;春天给天津带来了活气和闹意了,但海河不管,汨汨流着;天热得昏昏然,一切像不能支持,海河呢,照旧汨汨流着,最后,抗战的意识觉醒了,海河便又在应和着,汨汨,汨汨,汨汨流着!因为有这节奏,给全书增加了活力,增加了韵致。让全书不只是讽刺,而且在根底上像一首诗。——民族的潜力就仿佛是那‘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海河似的!”

在当年天津报纸上写